

朱文公校昌黎文集

卅四之早

8  
1

館書圖京東			
漢書門	文章類	別	函
三	二	一	〇
四	五	三	二
八	冊	號	架

漢書門			
漢書門	函	號	類
六	一	〇	〇
〇	五	九	四
八	冊	架	函

庫文閣内			
漢書	函	號	類
六	〇	〇	〇
〇	五	九	四
八	冊	架	函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6094	
冊數	8 ( 7 )		
函號	314	219	

不許帶出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漢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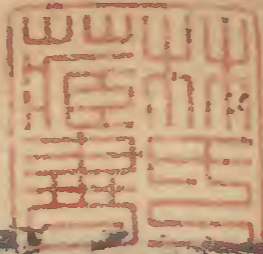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三十四

考其年

碑誌

南陽樊紹述本誌銘

淺草文庫



後山公謂退之為樊宗師墓誌一以似樊文其始出於司馬子長子長以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一故兼之也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行銘之從其家求書得善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狀策書序傳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誌上道路所遇及器



物門里雜錄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

又或作曰多矣哉古亦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已不

襲蹈前人一言一句文選曰國史補云元和初李德裕

於樊宗師退之作樊墓誌稱其為文不剽李德裕

絳守居園地記詩然亦大奇遊矣本朝王晟劉

前人所為之法辭如瑞公跋碧敏居園傾耳等語皆

和之舟之盛極矣其奇怪至矣如此又詩曰嘗

聞之舟之盛極矣其奇怪至矣如此又詩曰嘗

可吁心歎獨去九古初窮荒探入有

詰曲百盤紆軌之口出不剽襲也漸彼冬盤與

書云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

物必具海含地負及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

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

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

錢長而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

蓋下疑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

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綿州刺

史或元嘗字師或作帥一年徵拜左司

郎中又出刺絳州絳字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

我有德以為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

干病以病紹述緒宗師父諱俾嘗帥襄陽江陵



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詠自祖及紹述  
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  
不孝於辭於声大得也得下或有也字非是在衆  
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  
果然後上非是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作後皆  
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寒之久哉莫竟  
屬竟因作神祖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  
文從字順各識之有欲求之此其躅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公諱邗蒲經字某邗王繪之後繪或作會

王孫道明唐初以屬封淮陽王又追王其祖父

曰雍王長平王下或自長平淮陽生景融景融

親益踈不王生務該生思一思一生岌岌比

四世官不過縣令然益讀書為行為士大

夫家岌為蜀州晉石尉原或生公未粹祖

歲日粹以卒無室母抱置之姑氏以去姑隣

而食之至五六歲自問知本末因不復與羣兒



戲常默之獨處曰吾獨無父母不力李問自立  
不名為人年十四五開記論語尚書毛詩左  
氏文選凡百餘萬言然殊異姑氏子弟莫敢  
為敵浸傳之聞諸父曰或作非諸父泣曰  
吾兄尚有子耶迎歸而坐問之應對橫從無難  
諸父悲喜願語羣子曰或作不曰吾為汝得師謂或作  
曰字无於是縱李無曰或作觀以朝邑負外尉選謂或作  
公負卿第其所試文又下或擢為同官正  
尉曰文知李尉乃可王此其後比以書判拔萃

選為萬年尉或无為華州錄事參軍事畢事  
於刺史去官為陸渾令河南尹鄭餘慶薦之朝  
拜南鄭吳元府令尹家奴以書抵縣請事公走  
府出其書投之尹前尹慚其廷中人曰令辱我  
令辱我漢張耳傳李良素貴起慚其從  
皆用此或无復且曰令退遂然之拾掇三年無  
所得所字无拜宗正丞相相以文理白為資州刺  
公喜曰吾將有為也讒宰相者言之上曰是與  
其故得用字非是改拜陝府左司馬公文喜



曰是官無所職吾其不以吏事受責死矣長慶

元年正月丙辰以疾卒春秋七十三

本正月蓋正月十八日也今按是年辛丑

補正辰所直而不以李本公內外行完潔自奮厲

再成有家士大夫談之夫人博陵崔氏朝邑令

友之之女其曾伯父玄暉有功中宗時夫人高

明遇子婦有節法進見侍側爾如也七男三女

卻為澄城主簿其嫡激鄜城令

激下或放芮城

弱漢監察御史漣沈潘皆進士及公之存內外

孫十有五人五月庚申葬華陰縣東若干里漢

韓氏壻也故予與為銘其詞曰

愈下而微既極復飛其自公始公多孫子將復

廟祀

廟祀書廟作其。今按唐會要禮官議戶部尚

久廢今損官三代相所立私廟子孫官卑其制

嘗有王封而後世官卑不得立三廟故云得復廟

祀也然唐制亦非古而本朝立法尤疎略推為

不善惜乎當時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

墓誌銘



張君名徽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為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元或作二考之史當作元年陳則五子或籍公亦不喜其人笑然牛宰相詔即以為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仍或作乃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

轅蹙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母或有作死我事下居月餘間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二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或免字守者以告其魁之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為其帥告此下文字无張字及无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按今字无按告字疑當作言餘人不如遷之別館按今餘人二字疑而下文又云即與之別館自為一其蓋也其言如此下文又云即與之別館自為一其事也但无所考不取輒刪耳或云餘人字不必去其日遷之別館蓋言今當如此耳亦通即與衆出君作或以君出門為衆曰汝何敢反前



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餒鼠鴟鴞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此下或有皆字非是或在畏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上則或有之

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間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郭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為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恭或泰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輦傳歸其家賜錢物

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

于某州某所四年按郭帥馬摠也摠以二年或作三年或作四年今姑

右僕射明年夏召還當作二年或三年也今姑君第復亦進士佐汴宋得

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閒即自視衣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匕筋進養之得或作食或作養字

字去聲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



飢色祖某之官

祖某父某或妻韓氏

禮部郎中

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為叔父孫女

君常從余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修羣

女效其所為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予揭音也噎音結切

下城以為生子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雲也仁

義以為兵用不缺折也折或知死不失名得

猛厲也自申干閭明莫之奪也閭明當作明

銘以貞之不肖者之阻阻音也也

此銘以徹得刻雪折房本也為讀而行生清矣  
名聞貞沒自為韻房音烈閭當讀如諫閭之清矣  
曰今故可謂多得之此銘蓋法也置兼康等詩  
隔句四韻耳詩隔句用韻先儒所未知觀公此銘  
則既謀之矣但聞明二字心之則韻自叶而義  
亦勝若如方說則雖讀闕作鶴韻於不叶而義  
亦不也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

誌銘

或無府苗氏三字或作  
范陽盧君夫人苗氏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曾大父襄夔贈  
禮部尚書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父如蘭仕至



太子司議郎汝州司馬或作別駕

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盧府君諱貽有文章

德行府君字范後出其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

人卒先或作卒夫人生能配其賢歿能守其法男

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為士妻貞元十九年

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

七月某日祔于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

七或作真明年其季女婿昌黎韓愈為之誌或作

苗宗族茂位尊或毗于王或貳于藩是

美以載穆令問作爰初在家孝友惠純乃及

于行克媿德門乃及或作肅其為禮裕其為

仁為禮句為作禮容今以下法曹之終諸子實

緜為禮榮其哀介其守循道不違厥声弥劭或

恩效歲時之嘉嫁者來寧累外孫有攜有嬰

累或扶牀坐膝嬉戲謹爭既壽而康既備而

成不歎于約不矜于盈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



咨夫人孰與為儔刻銘寘墓以贊碩休銘或作石寘或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參軍李朝君之祖嘗自為其  
皇祖實錄其行治皆如誌所書朝之  
實而終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  
知而不傳下仁也朝欲傳懼文章不  
足假稱公道德光輝來世是以頌首  
欲假辭於拙事者亦推不斥其愚而  
乞公銘之辭也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朝合葬其皇祖  
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

于汴州開封縣某里七或作八月下或有

其葬其世曰由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其

司空之後二世為刺史清淵侯由侯

至于貝州凡五世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

其行不敢有出焉或無其字其夫人事其如事其

姑其於家不敢有專焉或無其字其在貝州其

刺史不悅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謹護手瓦石胥

其出擊之刺上或無其字

嚴正瞻也胥或作須或作需或



字又庶類傳後今註眉猶也刺史匿不

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

是何敢爾或死何字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

出使或立木而署之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

木下民間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知權任員

州由是大理如下其葬曰李謝以山谷

上文其世曰其翔既遷貝州君之喪于貝州殯于

開封遂遷夫人之喪于楚州八月辛亥至于開封

擴于丁巳墳于九月辛酉皮驗劫也周文變其葬

也于丁卯作安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

仕不遂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

子衡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其

孫也有道而甚文甚文出左傳楚子西曰光又

笑魯直詩云習之實錄葬皇固於是乎在或死

處士盧君墓誌銘

處士諱於陵其先范陽人父貽為河南法曹參

軍河南尹與人有仇誣仇與賊通收錄取服法

曹曰我官司也我在不可以為是廷舉之以死河



南怒命卒梓之梓昨沒切梓擊也卒或作牽法曹爭本強遂

并收法曹竟奏殺仇籍其家而釋法曹法曹出

徑歸卧家念河南勢弗可敗氣憤弗食歐血卒

東都人至今猶道之處士少而孤母夫人憐之

讀書學文皆不待強教卒以自立在母夫人側

油油翼翼不忍去時歲母夫人既終育幼弟與

歸宗之妹經營勤甚未暇進仕也年三十有六

元和二年五月壬辰以疾卒有男十歲曰義女

九歲曰孟又有女生處士卒後未名孟下或於

其年九月乙酉其弟渾以家有無葬以車一乘

於龍門山先人兆愈於處士妹婿也為其誌且

銘其後曰

貴兮富兮如其材得何數兮名兮壽兮如其人

豈無有兮彼皆逢其臧于獨迎其凶茲命也邪

茲命也邪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李或

太學博士頓丘李于余兄孫女婿也或年四

十八長慶三年正月五日卒其月二十六日穿



其妻墓而合葬之在某縣某地子三人皆幼初  
干以進士為鄂岳從事遇方士柳泌從受藥法  
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柳泌乃說  
非是其法以鉛滿一鼎按中為空實以水銀蓋  
封四際燒為丹沙云鼎下有以物字余不知  
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  
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  
柳字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  
公以為世誠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

刑部尚書李遜、京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  
工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  
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  
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  
者顛或摧而為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絕  
其茵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數十年以斃或  
形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  
為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默為吉州司  
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



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  
棗肉為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訊之曰  
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  
一家作有可所盧大夫死時溺出山肉痛不  
服下亦有之字  
可忍乞死乃死大  
此休疑也乃死乃或作死或死字皆非是金吾  
以柳泌得罪食必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為誠  
者也斲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不可不可也五穀  
三牲鹽醢果蔬人所常御人相爭勉必曰強食

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天不能無食當務減節  
鹽醢以濟百味濟或齊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  
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  
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  
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  
藥動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  
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江世代行事不知何也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三十四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三十五

碑誌

盧潭墓誌銘

蕭汝父母右汝兄

兄上或有弟子或作後有汝

二汝從之居視汝如生遷汝居兮日月之良

或作汝遷汝居孔固兮後無有殃如不信兮視

此銘章於

魏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

安定桓王五世孫叡素為桂州長史化行南方



長或作刺 考也系表李太白 有子四人最

季曰紳卿文而能官嘗為揚州錄事參軍事故

宰相崔圓或作字圓狎愛州民丁某至顧省其

家後大衙會日司錄君趨以前大言曰請舉公

過公與小民狎至至其家害於政或无圓驚

謝曰錄事言是圓實過乃自署罰五十萬錢由

是遷涇陽令破豪家水碾利民田頃凡百萬君

諱岌桂州君之孫司錄君之子亦以能官名少

而奇壯而強老而通圖以元和元

年六月十四日卒年五十七或三娶京兆田氏

女或无男曰家女曰門曰都皆幼或无初君

樂競之士田山水求掾其州去官猶家之既卒

因以其年九月某日葬州北十里崔氏墓西

葬于銘曰

凡兆于茲唯其家之材或作財今按此蓋歸

有時

四門博士周况妻韓氏墓誌銘

四門博士周况妻韓氏諱好或有復尚書禮部



郎中諱雲卿之孫開封尉諱俞之女開封娶趙

氏生二女三男或下開封字開封卓越豪縱不治

資業喜酒色狗馬趙氏卒十一年而開封亦卒

開封從父弟愈於時為博士或死弟字今按公

弟仲卿與開封之父雲卿為兄乞分教東都生

以收其孥於開封界中教畜之而歸其長女子

周氏況況進士家世儒者或死復曾祖諱延潭

州長沙令祖諱晦常州參軍父諱良甫左驍衛

兵部參軍況立名行人士譽之韓氏嫁九年生

一男一女年二十七以疾卒疾或病葬長安城南

鳳栖原其從父愈於時為中書舍人非父下

喪服篇有族曾祖之兄弟也其子為族祖父者祖

父之兄弟也其子為父兄弟也其子為父兄弟

有世父叔父者父之兄弟也其子為父兄弟

今韓公於開封及魏州皆為此從父弟矣於開

祖字則公當為祖父也此但云從父為

不敢輒增祖字且以諸本去弟字為銘曰

夫失少婦失或子失壯母歸咎無處

韓滂墓誌銘

世系表老成一子湖大理丞滂  
雖承按此誌云滂年十九死蓋本堂



仕也表  
復誤矣

滂韓氏子其先仕魏號安定桓王滂父老成厚  
謹以文為韓氏良子弟未仕而死有二子滂其  
季也其祖諱介為人孝友一命率府軍佐以卒  
二子百川老成老成為伯父起居舍人其後或  
復出老成字起居有德行言詞為世執式滂既  
兄弟二人而率府長子百川早死無嗣其叔祖  
愈命滂歸後其祖或作滂清明遜悌以敏讀書  
倍文功力兼人倍字肯同倍文謂肯本暗識也

以為作文並不考此而設改無下  
文復有為文辭字亦不應重複如此也為文詞

一旦奇偉驟長不類舊常吾曰爾得無假之人

耶或无得字  
无入字退大喜謂其兄湘曰某遠翁且踰

年懼無以為見今翁言乃然可以為賀羣輩來

見皆曰滂之大進不唯於文詞為人亦然文先

詞下或既數月得疾以死年十九矣死或吾與

妻哭之傷心三日而斂既斂七日權葬宜春郭

南一里或无嗚呼其可惜也已銘曰

天固生之邪偶自葬或无天殺也邪其獨自死



邪或先莫不歸於死壽何少多歸或銘以送汝  
其悲奈何

女挈壙銘

女挈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為少  
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  
之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為必或作少  
武字割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  
陽之地漢字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  
師迫遣之或先女挈年十二病在席既驚痛與

其父訣在病或作又輿致走道撼頓失食

飲節死于商南為峯驛即瘞道南山下曾峯或

五年愈為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姆音戊姓師也

墓葬之京兆或有而尹字女挈死當元和十四

年二月二日有和下或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

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于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河南緱氏主簿唐克妻盧氏墓誌銘



夫人盧氏諱某蘭陵太守景柔八世孫父貽卒  
河南法曹法曹娶上黨苗氏太師晉卿兄女生  
三女三男考苗夫人夫人最長法曹卒苗  
夫人嫁之唐氏充充明經或充字宰相休憬曾  
姪孫出郗氏今按郗籍或反俗字多作却誤也  
外王父昂中書舍人夫人年若干嫁唐氏凡生  
男與女九人年四十二元和四年正月二十三  
日卒其年四月十五日葬河南府河南縣之大  
石山下銘曰

夫人本宗世族之後率其先猷令德是茂爰歸  
得家九子一母作或婉婉有儀柔靜以和命不  
侔身茲其柰何刻銘墓石以告觀者觀或作親者音  
之戈切与何叶  
吳才名讀如此

乳母墓誌銘

唐志義服有為乳母報者其服  
總麻韓曰喪乳母且為之銘自公始  
○備本作河南縣  
今韓愈乳母李氏

乳母李徐州人李下或號正真入韓氏乳其兒  
愈入或作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李憐



不忍弃去視保益謹遂老韓氏及見所乳兒愈  
舉進士第歷佐汴徐軍見下或有其字徐入朝  
為御史國子博士尚書都官員外郎河南令娶  
婦生二男五女作三時節慶賀輒率婦孫列拜  
進壽節下或有受字年六十四元和六年三月  
十八日疾卒疾或有作病疾卒三日葬河南  
縣北十五里愈率婦孫視窆封且刻其語于石  
納諸墓為銘銘語方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三十六

考異音釋附

雜文

瘞硯銘銘或文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百在京師或貽之硯  
既四年悲歎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  
官賓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此下或有役者劉胤  
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  
愈其友人也贊且識云  
土乎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



不忍棄也非是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  
瓦礫異

毛穎傳

退之毛穎傳柳子厚出為莊周  
以為子虛烏有之比其流以為莊周  
寓言也史云惠作毛穎傳談戲有  
人稽此文章之甚絀穎者天賦一  
者固安而史補謂公此傳其文尤  
高不下遷史談藝亦  
謂此傳似太史公筆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  
東方土白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

神曰治土能吐生百殺義取此句云今按東方即  
此正為下文封於卯也死為十二神而言也  
兔與卯皆不屬土與卯所引孔說不合又意亦  
其所吐何者可養萬物魚治東方為句語意亦  
義未足惟參同契云兔者吐生之光則兔乃有吐  
是自然吐其子而下文當吐而物之意未見其必可  
居也若作治東方土而自為一句但以其平水土  
而鮮食之義意亦自明故今且以諸本其以十  
二物為二神相承已以亦未見所以來井關  
之者以矣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  
吐而生已而果然當吐而生明眎八世孫翫侯  
切補注兔子也論衡曰兔舐毫而孕及其世傳  
生子從口而出名曰繼音販俗呼曰兔



當殺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恒

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本音娥

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鵠謀

而殺之醢其家者下或有号東郭三字或有号

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

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非是筮

召左右庶長與

未加賀曰今日之獲不為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

長乘八竅而跌取備取其髦簡牘是資天

下同其言秦其遂蒸侯乎

瓜牙所止為古牙云

為被非危也公此

逐獵園氏之族授其豪戴穎而

獻俘于章臺宮聚族而加束縛焉豪

秦皇帝使恬賜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

管城子城既日見親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使

八昌文



敏自結繩之代以及去  
占相醫方族氏山經以  
天人之書及至浮圖  
又通於當代之務官  
上所使自秦皇帝及  
車府令高下及國人  
又善隨人意正直邪  
棄終默不洩雖下或  
往累拜中書令與上

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  
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  
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  
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  
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  
不愛重皇上下或有  
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  
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  
拜上嘗呼為中書曰君

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  
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頴與絳人陳玄弘農  
魏州唐絳州貢墨魏州貢陶泓及會稽褚先生  
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頴三人者不待  
詔輒俱往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  
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  
稱上意摹作善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  
用喜或作非是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君或  
而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



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君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两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

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

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

為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

按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

之毛無聞是諸或作之穎始以倖見卒見任使

見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

秦告六少恩哉

### 下邳侯華華傳

此篇不類退之文及得本技果无後  
璘因話錄謂華華傳稱儒文公皆後  
人所誣是唐人已知其偽然杭本文  
粹也今錄洪謂始錄於歐公  
非也

### 送窮文

予嘗見文宗備問云穎項高辛  
時宮中生一子不著完衣号為窮子  
其後正月晦死官人葬之相謂曰今  
日送窮子自爾相承送之又唐四時  
宅盤云高陽氏子好衣弊食糗正月  
晦巷死世作糜弃破衣是曰祝於巷

昌文三

五







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  
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  
大學四年朝齏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  
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  
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  
人安用車船鼻嗅臭香糗粳可捐單獨一身誰  
為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不甫與同已以  
予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作迴或  
主人應之曰予以吾為貧不知也邪子之朋儔

非六非四六非作三非是在去五滿七除二  
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揆初揆結手覆羹轉喉觸  
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  
志也作兒其名曰智窮矯亢亢惡圓喜方羞  
為姦欺不忍害傷其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揆  
上宅歷切下於汰切摘發也扶出也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  
其次曰文窮有文上字不專一能怪奇奇不  
可特施抵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  
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



肌瘦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實我雖寬凡此五  
鬼為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說造訕能使我迷人  
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營營營聲詩狗  
苟驅去復還集曰魏王思性急嘗執筆作書蠅  
筆擲地取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  
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  
我所為驅我令去小黠大癡補注筆墨間錄曰  
黠大愚洪駒父曰非也小黠大癡三國志自  
全文口淮南子人不小李不大迷不  
不大愚又抱朴子凡人人生一世其以幾何吾立  
人多以小黠而大愚

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  
乃與天通雖非是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餓於肥  
茸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  
忍子疎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  
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虹延之上座作之或

鱷魚文

鱷或作鱷。朱居靖秀水問居錄云  
鱷魚狀如龍。响虎爪。鱗目。鱗鱗。長  
數尺。未大如箕。芒刺成鈎。仍有膠。膠  
多於水濱。潛伏人畜。近以尾擊。取蓋  
任鼻也。



維年月日或作維元和十四日潮州刺史韓愈使

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猪一投惡谿之潭水以

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

罔繩擗初胡切于江是也冬則不以除蟲蛇惡物為

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列新書作迺

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

沉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潮

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本在子

下非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

所揜揚州之近地揚州於古為刺史縣令之所

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

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

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左傳曰睥其目然

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麋鹿以肥其身以

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明然

其目

其目

其目

其目

其目

其目

其目

其目



目出兌安上或有下字不或作而或先虞字。  
今按此恐有脫設疑當云睥然不去攝溪潭食  
民雄漢傳宣傳上黨火暴俊易長刺史

雖駑弱亦安肯為鯉魚低首下心似覘覘上

枕切下下顯如去恐為民吏虛以偷活於此邪

懼兒覘小自兒

作身然國語余亦執鬼中注身也。禮曰文子其中退

然意新史作心為道故必之且承天子命以來

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鯉魚辨鯉魚有知其聽

刺史言言字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

也今與鯉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

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

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

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鯉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

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

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

與冥或无冥字刺史則選材枝吏民操強弓毒

而為矢以與鯉魚從事或无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三十六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三十七

考異附

行狀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

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

度營田汴宋毫穎等州觀察處置等

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

公行狀

題中或无支度二字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



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

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  
上第宣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為  
文任翰林之選聞既下或有召見拜秘書省校  
書郎入翰林為李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為  
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為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  
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為揚州詔以公為圓節度  
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議

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為侍御史入

尚書省為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為祠部郎中先

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下沒切古立

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為涵判官回

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壇取回紇力焉約我為

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市

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壇爾信有力焉吾非無

馬而與爾為市為賜不既多乎公与或作公為

出馬字連下文為句非是涵懼不敢對視公

與字連下文為句非是涵懼不敢對視公



爾之馬歲至吾轍所加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

也至上有五字而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

侵犯故字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

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

衆皆環公拜是下或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

率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此兩率或作率兩

兩展其足也自廻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廻

紇之事遷秘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為

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

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為左散騎常侍兼御史

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擇才俊有威風始公為

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未及九日又為中丞

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為華州刺史拜

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

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

夫宣尉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

亂人大恐有心字無大字公既至恒州即日

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



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  
朱泚合也患之遣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  
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  
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為朱泚臣乎有以敵上或  
彼為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為  
太尉矣彼雖寵公何有如此彼不能事君能以  
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  
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  
公何所利焉或无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

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妾人服而  
請罪有司罪下或雖有大過猶將捨焉如公則  
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  
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  
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  
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  
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踈亮捷給其詞忠  
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下有或有明年  
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為尚



書左丞又為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  
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  
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以或退歸未嘗言  
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  
職繫天下句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  
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  
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或无復出以  
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  
神或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

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  
為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首執事  
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實參攝  
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疾上或有凡將大  
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  
公卿相顧公遂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  
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  
已復位進退甚詳為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  
謝上語問日晏謝下有廷字問日復有入謝



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笑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為兵部尚書州或无字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毫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或无田字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或无度或作遊字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暇也逐之

考之傳士寧每敗萬榮為節度一年其

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度下有使字

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為士寧

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

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

行劉宗經常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

逆者不至鄭州人為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

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

田滎陽西圃田澤是也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



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非者下或有至字及郭  
三軍緣道謹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  
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濠代之或初字及鞏聞亂歸  
士寧萬榮皆自為而後命軍士將以為常故惟  
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  
其人觀公之所為以告曰公無為惟恭喜知公  
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  
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  
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知

士寧志

惟下有不字云上辭懼其无以終也

榮命竊據故懼士卒之圖已而復加厚焉  
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  
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庶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  
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  
勞賜酒肉政土下或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  
元十二年七月也明日二字八月命汝州  
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揚凝自左

昌文



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  
殿中侍御史為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  
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  
營田判官職事脩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  
乘巢嘉瓜同蒂聯實事下或有既字俗或作民  
瑞語蒼烏鴈也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咸  
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  
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  
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難期猶

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  
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  
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歛既歛而  
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為知人或  
既歛二字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  
知或作有闕其郭闐道誰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  
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  
誰與安人誰或作其誰始公為華州亦有  
惠愛人思之公居處茶無妾媵不飲酒不詣笑



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  
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為金紫光  
祿大夫勳累升為上柱國爵累升為隴西郡開  
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常氏夫人皆  
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澣全道全素皆上所  
賜名全道為秘書省著作郎溪為秘書省秘書  
郎全素為大理評事澣為太常寺大祝皆善士  
有孝行溪作全澣作全澣考世系  
出於大理評事字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詳考

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或字謹  
狀或作

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沛宋

毫穎等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秘書

省校書郎韓愈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侯喜字云盧陵人也喜  
嘗為夏州黃陂

進士侯喜

右其人為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



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  
無知遇或字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  
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  
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為文未嘗不揜卷長歎  
主司或作有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  
遇其人自有家事迤邐音吐音難坎軻又廢一年  
事或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  
作難此自言為閤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  
嘗死不恨笑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

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王公下有貴人字  
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曾中之氣勃  
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  
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  
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為選首其言死不恨  
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為  
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  
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  
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



節而竟不遇知已前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日接  
膝而不知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  
曰士為知已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或死復  
作其不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其侯生言於  
閣下者非為侯生謀也感知已之難遇大閣下  
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  
謹狀

論今年權停辛選狀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勅今年諸色辛選宜權停

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閔京師之  
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辛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  
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為十口之家益之  
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帝首  
萬都計辛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  
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為  
有所損益分上或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  
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  
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



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

傳曰春秋感五年公羊曰人失職歎然則人之

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奉選是使人失職

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為

旱獨陰為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

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

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為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

以臣之愚以為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

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

宗之用傳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相公之拔甯

戚漢武帝之取公孫清閑之餘時賜召問必能

輔宣王化銷殄旱災公孫或元公字臣雖非朝

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

請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晉書曰公孫或元公字臣雖非朝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

早霪田種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踰慈母仁過











分

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君諱某字某

諱亦或作諱

其先為嬴姓當周之衰處

晉為趙氏晉亡而趙氏為諸侯其後益大與齊

楚韓魏燕為六國俱稱王其別子趙奢當趙時

破秦軍閼與閼與地名有功號馬服君子孫由是以

馬為氏時字梁有安州刺史侍中贈太尉岫岫

生喬卿任襄州主簿國亂去官不仕喬卿生君

才膺素為辭令燕王藝師之以有幽都之衆

武德初朝京師拜武侯大將軍封南陽

郡公卒葬大梁新里趙郡李華刻碑頌之君才

生珉為玉鈴衛舍曹參軍事贈尚書左僕射生

季龍為嵐州刺史贈司空清河崔元翰銘其德

於碑在新里司空生燧為司徒侍中北平王贈

太傅謚莊武之勳勞在策書君其長子也少舉

明經司徒公作潘太原授河南府參軍建中四

年司徒公使將武人子弟才力之士三百人朝

行在杆衛獻御服用物弓甲煮器幄幕奔走危



雞上嘉其勤超拜太常丞賜章服遷少府少監  
太僕少卿嘉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  
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廬墓側植松柏終喪又拜  
太僕少卿疾病一年貞元十八年七月二十五  
日終于家凡年四十有五他其弟少府監暢  
上印綬求追贈絳州刺史布帛百匹君在家  
行孝交待賓客朋友有信義其守官恭慎奉職  
其朝獻奉父命不避難其居喪有過人行初司  
徒公娶河南元氏封潁川郡夫人贈許國薨少

府始孩顧託以其姪為繼室是為陳國夫人陳

國無子愛君與少府如已生其薨也君與少府

喪之猶實生已親負土封其墓陳國元子或夫

人滎陽鄭氏王屋縣今况之女有賢行侍君疾

逾年不下堂食菜飲水藥物必自擇將進輒先

嘗方書本草恒置左右子男二人赦前左衛舍

曹參軍音右清道率府曹曹參軍女子一人

在室雖皆幼侍疾居喪如成人愈既世通家詳

聞其世系事業今葬有期日從少府請擿其大



者為行狀托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

復讎狀

蜀本此狀首云元和六年九月富平  
縣人梁悅為父報仇殺人自殺  
請罪勅復仇殺人固有典以其中  
志在徇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  
減死宜決杖一配流借必於長  
官賦方負外即韓愈獻議云云  
公於時卡為史官也此後人以  
增入閣本舊本皆无之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  
微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

異同必資論辯古今都省集義聞奏者

大朝議即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

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

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

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

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

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律无字

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

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



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特方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殺下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

尋訪議群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為官下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羸為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無有字申或酌其宜而處之則今按此合有由字但下字當酌其宜而處之則



經律無失其指矣

律字無謹議

錢重物輕狀

以舊紀考乃長慶元年作

右臣伏準御史臺牒準中書門下帖奉進止錢重物輕為弊頗甚帖或牒詳求適變可以便人所貴緡貨通行里閭寬息且今百寮隨所見作利害狀者臣愚以為錢重物輕救之之法有四一曰在物土貢天五穀布帛農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為也人不能鑄錢而使之賣布帛穀米以輸錢於官是以物愈賤而錢愈貴也而錢

今使出布之鄉租賦悉以布出絲絲百貨之

鄉租賦悉以絲絲百貨去京百里悉出草三百

里以粟五百里之內及河渭可漕入上在到願

以草粟租賦悉以聽之則人益農錢益輕穀米

布帛益重草粟下或有米字農或作豐二曰在塞其隙無使

之洩禁人無得以銅為器或字禁鑄銅為浮屠佛

像鐘磬者蓄銅過若干斤者鑄錢以為他物者

皆罪死不赦禁錢不得出五嶺下或有嶺字買賣

一以銀盜以錢出嶺及遠令以買賣者皆坐



死五嶺舊錢聽人載出如此則錢必輕矣三曰  
更其文貴之使一當五而新舊兼用之凡鑄錢  
千其費亦千今鑄一而得五是費錢千而得錢  
五千可立多也四曰扶其病使法必立凡法始  
立必有病今使人各輸其土物以為租賦則州  
縣無見錢州縣無見錢而穀米布帛未重則用  
不足而官吏之祿俸月減其舊三之一各置鑄  
錢使新錢一當五者以給之輕重平乃止四法  
用錢必輕穀米布帛必重百姓必均至謹錄奏

聞伏聽來旨謹奏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三十八

考異音

表狀

為常相公讓官表

常貫之也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命以臣為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非常之寵忽降於上天不次之恩遽屬於庸品承命震駭心神靡寧顧已慙覲手足失措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非長才又乏敏識學不能通達經訓文不足緣飾吏事徒知立志庶謹絕朋勢之交處官恪恭免請



託之累因緣資序驟歷臺閣蒙生成於天地無  
裨補於消塵黍胃以居涯分遂極常以盈滿自  
誠方思退處里問何意思澤益深猥令超參鼎  
鉉竊自惟度實不堪任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臣聞宰相者上熙陛下覆燾之恩下遂羣生  
性命之理以正百度以和四時澄其源而清其  
流統於一而應於萬毫釐之差或致弊於寰海  
畧刻之誤或遺患於歷年固宜旁求隱士必得  
繼著然後授之不可輕以付臣使人失望上累

聖主知人之哲下乖微臣量已之義無補於  
理有妨於賢况今俊乂至多眷碩威在苟以登  
用皆踰於臣伏乞特迴所授以示至公之道天  
下幸甚

有複  
出四字

為宰相賀雪表

臣某言臣伏以去歲冬間雨雪頗少今年春首  
宿麥未滋陛下深念黎甿屢形詞旨神監昭達  
皇情感通春雲始繁時雪遂降實豐穰之嘉瑞  
銷癘疫於新年東作可期南畝有望此皆陛下



與天合德視人如傷每發聖言則獲靈貺見天人之相應知朝野之同歡臣等職在燬和慙無效用覩斯慶澤寔荷鴻休

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

臣愈言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不可口傳必憑諸史自雖二帝三王之盛若不存紀錄則名氏年代不聞于茲功德事業無可稱道焉順宗皇帝以土聖之姿早處儲副晨昏進見必有所陳二十餘年未嘗懈倦陰功隱德利及四

海及嗣守大位行其所聞順天從人傳授聖嗣陛下欽承先志紹致太平原大推功實資撰次原欽去年十一月臣在史職監脩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常處厚所撰先帝實錄三卷云未周悉令臣重脩臣與脩撰左拾遺沈傳師直館京兆府咸陽縣尉宇文籍等共加採訪并尋檢詔勅脩成順宗皇帝實錄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比之舊錄十益六七忠良姦佞莫不備書苟關於時無所不錄吉甫慎重其事欲



更研討此及身歿尚未加功臣於吉甫宅取得舊  
本自冬及夏刊正方畢文字鄙陋實懼塵玷謹  
隨表獻上實懼塵玷或懼臣愈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謹言

右臣去月二十九日進前件實錄今月四日宰  
臣宣進止其間有錯誤令臣改畢却進舊本者  
臣當脩撰之時史官沈傳師等採事得於傳聞  
詮次不精致有差誤聖明所鑒毫髮無遺恕臣  
不逮重令刊正今並添改詔其奉天功烈更加

尋訪已據所聞載於首卷儒所論者尚周詳  
臣所未知乞賜宣示庶獲編錄永傳無窮謹錄  
奏聞謹奏

為裴相公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為朝議大夫守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飛  
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  
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儻  
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不求  
已



人以為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  
論事過切為宰臣所非移官府廷因佐戎  
或作出乃陛下恕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  
中遂掌絲綸之重受恩益大顧已益輕  
厚大或作愈或作苟耳目所聞知心力所迨及少閑政  
理輒以陳聞於裨補無涓埃之微而讒謗有丘山之  
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微誠獨斷不謀獎待踰  
量微減或作臣誠見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  
聖之姿啟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曆勤身以

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羣臣  
盡節之日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  
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為徒欲  
竭愚未克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既領  
臺綱又毗邦憲聖君所厚兇逆所讎關於防虞  
幾至蹙路恩私曲被性命獲全忝累祖先玷塵  
班列未知所措祗自內慙豈意陛下擢臣於傷  
殘之餘委臣以變和之任忘其陋汙使佐聖明  
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厨高宗登傅說於版築



周文用呂望於屠釣齊桓起甯戚於飯牛雪耻  
蒙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陛下有四  
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獲四子  
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干戈未盡戢夷  
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游郊藪草木魚鼈未  
盡被雍熙當大有為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  
能上宣聖德以代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  
願博選周行旁及巖穴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  
而授之乃可致理或作乞迴所授以時羣情無任懇款之至

燕宰相賀白龜狀

鄂岳觀察使所進白龜

右今日某宣進止示臣前件白龜者止或作台  
宣宣底作惟止下同伏以禎祥之見必有從  
來物象既呈可以推究古者謂龜為蔡者龜  
也今始入賊地而獲龜者是獲蔡也白者西方  
之色刑戮之象也是必擒其帥而得地也提挈  
而來生致闕下此象既見其應不遙斯皆陛下  
聖德所施靈物來效太平之運其在於今臣等



謬列台衛親覩嘉瑞無任抃躍之至

冬薦官毅侑狀或无冬官字

前天德軍都防禦判官承奉即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毅侑

右伏準貞元五年六月十一日勅停使郎官御

史在城者委常參官每年冬季聞薦者或元停

宋說六前大德軍防前件官兼通三傳傍習諸

注疏之外自有所得久從使幕亮直著名利厚

希方少見倫比以臣所見堪任御史太常博士

臣所請知不敢不舉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進王用碑文狀

故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

將軍贈工部尚書王用神道碑文

右京兆尹李脩是王用親表傳用男沼等意請

臣與亡父用撰前件碑文者脩或作修伏以王

用國之元舅位望頗崇豈臣短才所能褒飾不

敢辭讓輒以撰訖其碑文謹錄本隨狀封進伏

聽進止其王用男所與臣馬一疋并鞍銜白玉



腰帶一條臣並未敢受領謹奏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

某官某乙

本或先此四字但云目愈言今日品官云云○今搜狀体

前合具官下當云臣某言

右今日品官唐國珍到臣宅奉宣進止緣臣與王用撰神道碑文令臣領受用男沼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及白玉腰帶一條者臣才識淺薄詞執荒蕪所撰碑文不能備盡事跡聖恩弘將大特令中使宣諭并令臣受領人事物等承命震悚

狀  
了欣再躍無任榮抃之至謹附狀陳謝以聞謹

薦樊宗師狀

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朝議郎前檢

校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賜緋

魚袋樊宗師

校下有尚書字

右件官孝友忠信稱於宗族朋友可以厚風俗勤於藝學多所通解議論平正有經據可以備顧問謹潔和敏持身甚苦遇物仁恕有材有識



可任以事今左右史並闕負外郎侍御史亦未  
備負若蒙擢授必有補益忝在班列知賢不敢  
不論謹錄狀上伏聽處分

舉錢徽自代狀

尚書刑部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

飛騎尉錢徽

右臣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勅常參官授上  
後三日內舉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器質端方  
性懷恬淡外和內敏潔靜精微可以專刑憲之

司參輕重之議況時名年俱在臣前推以代  
臣必允衆望伏乞天恩遂臣誠請謹錄奏聞謹  
奏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或无撰  
文二字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勅牒以收復淮西  
羣臣請刻石紀功明示天下為將來法式正明  
日勅牒或作某月日勅牒陛下推勞臣下  
非是以或作也或无復字式字允其志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  
推勞臣下或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所任為愧為恐經涉



旬月不敢措手

中謝涉旬

竊惟自古神聖之君

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士

為時而坐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

然後帝王之美巍々煌々充滿天地其載於書

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

於詩則玄鳥長發歸美殷宗清廟臣工小大二

雅周王是歌辭事相稱善并美具號以為經列

之學官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敢指

斥斥號或作幕經上或有正字嚮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

雖有美實其以誰觀之辭跡俱亡善惡惟一然則

茲事至大不可輕以屬人此中謝或无伏惟唐至

陛下再登太平刻刮羣姦掃灑疆土天之所覆

莫不賓順惟或以然而淮西之功尤為俊偉碑石

所刻動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今詞

學之英所在一林列儒宗文師磊落相望成或作

閣字抗苑李謝不。今按作麻殊无理疑此本段

作或成且且公答孟簡書亦有森列之語可考也

固為可怪然其真若便廢麻而直作成人得以因

致案遂得具真若便廢麻而直作成人得以因



不復疑而本字尤由可得矣然則雖設亦不為无功但不當便以為是而直廢它本不復思索考其今以无本亦未敢輕改且作麻字而著其說使讀為森云外之則宰相公卿即官博士內之則翰林禁密游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二遽數召而使之無有不可至於臣者自知最為淺陋顧貪恩待趨以就事叢雜事戾律呂失次待或乾坤之容日月之先知其不可繪畫強顏為之以塞詔旨罪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謹錄封進無任慙羞戰怖之至  
謹錄封進無任慙羞戰怖之至

奏韓弘人事物狀

古本云四月一日至度畢夷簡

右臣先奉恩勅撰平淮西碑文或无恩字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弘等今韓弘寄絹五百匹與臣充人事未敢受領謹錄奏聞伏聽進止謹奏  
謝許受韓弘物狀  
臣某言今日品官第五文嵩至臣宅奉宣聖旨令臣受領韓弘等所寄撰碑人事絹者恩隨事



至榮與幸并慙抃怵惕罔知所喻謝伏以上贊  
聖功臣子之職下露章帥文字所宜陛下謙光  
自居勸勵為事各賜立功節將碑文一通使知  
朝廷備錄勞效韓弘榮於寵賜遂寄縑帛與臣  
於臣何為坐受厚貺恩由上致利則臣歸慙戴  
兢惶舉措無地無任感恩慙懇之至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三十八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三十九

表狀

○論捕賊行賞表

臣愈言臣伏見六月八日勅以狂賊恣害宰臣  
擒捕未獲陛下悲傷震悼形於寢食行降詔書  
明立條格云有能捉獲賊者賜錢萬貫仍加超  
授今下手賊等四分之內已得其三其餘兩人  
蓋不足計根尋蹤跡知自承宗再降明詔絕其  
朝請又與王士則士平等官八日之制無不行



者士則士平或獨有賞錢尚未賜給羣情疑惑

未測聖心有獨止或聞初載錢置市之日市中觀

者日數萬人巡繞瞻視咨嗟歎息既去復來以

至日暮百姓小人重財輕義不能深達事體但

見不給其賞便以為朝廷愛惜此錢不守言信

自近傳遠無由辯明且出賞所以求賊今賊已

誅斬若無人捉獲國家何因得此賊而正刑法

也承宗何故而賜誅絕也士則士正何故與美官也

實亦難曉假如聖心獨有所見審知不合加賞

其如天下百姓及後代久遠之人哉况

今元濟承宗尚未擒滅兩河之地大半未收况

右河西皆沒戎狄所宜大明約束使信在言前

號令指麾以圖功利况自陛下即位已來繼有

丕績或斬揚惠琳收夏州斬劉闢收劍南

東西川斬李錡收江東縛盧從史收澤潞等五

州威德所加兵不汙刃收魏博等六州致張茂

昭張愔收易定徐泗濠等五州創業已來列聖



功德未有能高於陛下者可謂赫赫巍巍光照  
前後矣此由天授陛下神聖英武之德為巨唐  
中興之君由上或皆字宗廟神靈所共祐助勉強不  
已守之以信或作道則故地不足收而太平不難  
致如乘快馬行平路遲速進退由其心有所  
欲往無不可者於此之時特宜示人以信孔子  
欲存信去食人非食不生尚欲捨生以存信况  
可無故而輕棄也昔秦孝公用商鞅為相欲富  
國強兵行令於國恐人不信立三丈之木於市

南門募人有能徙置此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  
徙之輒與五十金秦人以君言為必信法令大  
行國富兵強無敵天下三丈之木非難徙也徙  
之非有功也孝公輒與之金者所以示其言之  
必信也言為必信言之必信  
昔无信字无理甚明亦足以見二本之  
昔周成王尚小與其弟叔虞為戲削桐葉為  
珪曰以晉封汝其臣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為  
侯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  
之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



晉又擇見抗本之謬昔漢高祖出黃金四萬斤

與陳平恣其所為不問出入令謀項羽平用金

問楚數年之間漢得天下論者皆言漢高祖深

達於利能以金四萬斤致得天下健或以此觀

之自古以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亦

未有不費少財而能收大利者也利者亦未嘗

○今按文意上文引秦孝公周成王事故此以

未有不信而能成大功結之又引漢高祖事故此以

以未有下小費而能收大利結之不可久開

但復載而為元臣於告賊之人本無恩義

彼雖獲賞了不憚臣所以區區盡言不避煩黷

者欲令陛下之信行於天下也告或伏望恕臣

愚陋僻忝之罪而收其懇欵誠至之心天下之

幸非臣之幸也謹奉表以聞臣愈誠惶誠恐

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

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伏以或作臣伏聞或作

新史流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或作

始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或作顓頊在位七



十九年年九十八歲新史元紀非也帝嘗

高辛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

年年百一十八歲百五歲百一十八歲帝舜

及禹年皆百歲新史舜下有在位之文此時

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

而下而此三時二字舊史其後殷湯亦年百歲

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

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與不減

百歲九十九年新舊史元紀九字周文王年九十七

丁有年字二史周文王年九十七

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

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或漢明帝

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或先其後

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元魏已下事佛漸

謹年代尤從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

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

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

滅八或作九事佛求福乃更得

書亦可考新舊史作尺



禍

更乃或或作乃

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事

上或有信字新

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

當時

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

之宜

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

陸

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

之初

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

觀

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

觀

臣常以為高祖之志

必行

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

令盛也

常新日史作當時今聞陛下令羣僧

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

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

奉以祈福祥也迎新史作相直以年豐人樂徇人

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

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年豐人樂

誠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

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

何人豈合更惜身命云上或牙皆新敬信百姓



時豈合更惜 佛一字曰史无更字今从新史 焚頃燒指百

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傲恣惟恐後

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焚頂上 新史有以 至字

以 至 无 故 新 舊 史 焚 作 灼 境 若 不 即 加 禁 遏 更

歷諸寺必有斷臂齧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

傳笑四方非細事也或 无 夫 佛 本 夷 狄 之 人 與

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

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上

舊 史 无 夫 字 下 或 有 者 假 如 其 身 至 今 尚 在

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

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

惑眾也新 舊 史 无 至 今 二 字 奉 一 或 无 其 字 而

舊 史 有 於 字 新 况 其 身 死 已 久 枯 朽 之 骨 凶 穢

之餘豈宜令入宮禁令 新 舊 孔子曰敬鬼神而

遠之古之諸侯行吊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菊

音 列 也 鄭 注 記 君 臨 臣 喪 以 巫 祝 桃 菊 不 祥 然 後 進 弔 今 無 故 取 朽 織 之 物 親 臨 觀 之 巫

祝不先桃菊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

昌文三十九 八七



矣臣實耻之

後閣杭蜀  
本作掃

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按

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付

司投无之字新舊史作付之水火无有使天下之

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

盛哉豈不快哉新史无佛如有靈能作禍崇凡

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鑑臨臣不怨悔無任感

激懇悃之至崇或福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潮州刺史謝上表或无刺

臣某言臣以狂妄驚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

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莫塞作陛下

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

特屈刑章以臣為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

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剜心豈足為謝臣

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

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万

里正上道或有作今年字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

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

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



具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  
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  
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  
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下便得以上  
陳作面或國家憲章完具為治日久守令承奉詔  
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  
德惟知鼓舞譁呼不勞施為坐以無事臣某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  
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

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細備北作

颶風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

霧瘴氛日夕發作州南近界或境臣少多病年纔

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

又極遠惡憂惶慙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

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魍魅為羣苟非陛下哀而

念之誰肯為臣言者為羣新舊臣受性愚陋人

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

實為時輩所見推許舊史無所見臣於當時之



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

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

王之牒鋪張對天之閑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綱

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惜之乎天地之間而無

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平新舊史並

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

萬里大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怠文致未優

武寇不剛等子臣效隸蠹居基處搖毒自防外順

肉悼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

不貢不朝六七十年變舊史作復孽或作變不

貢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

斷旋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所照天戈

所麾莫不寧順大字之下生息理極寧新舊高

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

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

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

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魏下治功



治作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  
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下年  
年代作萬字年舊史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  
逢之嘉會上或作時一而臣負罪嬰疊自拘海  
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  
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  
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罪過新舊史作  
是非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  
恩戀闕慙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賀開尊號表

臣某言臣伏聞宰相公卿百官及關輔百姓耆  
老等以陛下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於殊  
常以昭示於來代陳請懇至句于再于三  
陳請懇至于一于一三或作是陛下仰稽乾符俯順  
人志乃以新秋首序令月吉辰發揚鴻休膺受  
顯用天人合慶日月揚光環海之間含生之類  
歡欣踊躍以歌以舞合或作交環海之間或作  
以歌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體仁長人



之謂元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通之謂聖妙  
而無方之謂神長上或作有以字恐人字經諱天  
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先天不遠之謂法  
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  
天應道皇帝陛下子育億兆視之如傷可謂體  
仁以長人矣喜怒以類刑賞不差可謂發而中  
節矣明照無私幽隱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號  
出令云云行兩施可謂妙而無方矣三光順軌草  
木遂長可謂經諱天地矣除剽寇盜宇縣清夷

可謂戡定禍亂矣風雨以時祥瑞輻輳可謂先  
天而天不違矣國內無饑寒四夷皆朝貢可謂  
道濟天下矣朝上下或初皆字衆美備具名實相  
當赫赫巍巍超今冠古方當議明堂辟雍之事  
撰泰山梁父之儀授一代之逆禮補百王之漏  
典時乘六龍肆覲東仁議或作講或上別有微  
臣幸生聖代觸犯刑章假息海隅死亡無日瞻  
望宸極心魂飛揚有永棄之悲無自新之望曾  
不得與鳥獸率舞樂主縱觀乃此術酸抱痛且



耻且慙無任感恩戀明懇迫彷徨之至或作惶

袁州刺史謝上表或元制

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八上疏論佛骨事先朝怒臣愚直不加罪自刑部侍郎貶授朝州刺史伏遇其年七月十三日恩赦至其年八月二十四日准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以今月八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州小地狹稅賦及時人安吏俗閭里無事微臣惟當布

陛下惟新之澤守國家太平之規勸以耕桑使無怠惰而已臣以愚陋無堪累蒙朝廷獎用掌誥西掖司刑南宮顯榮頻煩稱效寂茂又蒙赦其罪累授以方州德重恩弘身微命賤無階答謝惟積慙惶無任感恩慙惕之至謹差軍事副將郝泰奉表陳謝以聞

賀皇帝即位表

臣某言伏聞皇帝陛下以閏正月三日虔奉遺詔躬升大位或无三日承天地神祇永有依歸

皇



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日月貞明臣某  
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為天所相為  
人所歸上符天心下合人志然後奄有四海以  
君萬邦伏惟皇帝陛下承列聖之不績當中興  
之昌運爰自主鬯春宮齒胄國學孝友之美實  
形四方英偉之姿久動羣聽及初嗣位遐邇莫  
不歡心爰降詔書老幼或至垂泣或作舉用俊  
又流竄姦邪雖虞舜之去四兇舉十六相不能  
過也天下翹首以望太平天下傾心以觀至化

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昔者堯舜以吁  
嗟君臣相戒以致至治周文王以憂勤日中不  
食以和萬民故能澤流無窮名配日月伏惟皇  
帝陛下儀而象之以永多福天下幸甚天下幸  
甚微臣性凶言事得罪先朝守郡遠方拘限  
條制不獲奔走稱慶闕庭無任欣歡踴躍感恩  
戀闕之至守制或作懈謹奉表以聞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五日制書大赦天下常赦所



不原者咸蒙除罪與之更始今得自新無恩  
浹幽明慶溢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  
聞王者必於嗣位之始降非常之恩所以象德  
乾坤同明日月伏惟皇帝陛下文思聰明聖神  
睿哲發號出令雲行雨施懼刑政之或差憐鰥  
寡之重困知事久之滋弊慮法訛之益姦罪人  
悉原墜典咸舉仁恩既及於四海和氣遂充於  
八紘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微臣往因論事  
獲譴海隅旋沐朝獎待罪山郡未離貶竄之地

忽逢曠蕩之恩踴躍欣歡實倍常品限以官中  
不獲隨例稱慶闕廷無任感恩戀闕之至謹奉  
表陳賀以聞

賀冊皇太后表

臣某言伏承閏正月二十七日皇太后光耀  
典受用宮闈歡心始自於內朝孝理遂形於寰  
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皇太后夙贊先皇  
彌成至化誕生明聖續繼鴻休華胥實贊於軒  
圖文母有光於周道恭惟懿德克配前芳皇帝



陛下出震承乾垂衣御極式展臣子之志以明  
教化之源禮命載崇華夷同慶臣待罪外郡不  
獲隨例稱賀闕廷無任踊躍欣歡之至賀或謹  
奉表陳賀以聞

賀慶雲表

臣某言臣所領州今月十六日申時有慶雲見  
於西北至暮方散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等無不  
見者五采五色光華不可徧觀非煙非雲史記

天官書若煙非煙若雲非雲容狀鉅能詳述

抱日增熾浮空不收既變化而無窮亦卷舒而  
莫定斯為上瑞實應太平臣某誠歡誠喜頓首  
頓首謹按沈約宋書云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  
又據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  
故黃帝因之以紀事虞舜由之而作歌作陵或澤又  
按季夏六月土王用事其日景戌亦主於土西  
北方者京師所在土為國家之德祥見京師之  
位既徵於古又驗於今王國作正○今按曆家  
十八日今云六月明當作王伏惟皇帝陛下德  
景戌以曆推之十六日也



合覆載道光軒虞嗣位之初禎祥繼至昇平之  
符既兆仁壽之域以躋下以或微臣往在先朝以  
論事得罪身居貶黜之地目覩殊常之慶抃躍  
欣幸實倍常情伏乞宣付史官以彰聖德所致  
瞻戀闕廷心魂飛馳無任欣抃踊躍之至馳下  
並圖奉進四字或附於謹差某官奉表陳賀以  
下文奉表陳賀之下

舉張惟素自代狀一首

國子監

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上柱國賜紫金

魚袋張惟素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  
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文孝治行衆所推與  
累歷中外資序已深序或和而不同靜而有守  
敦厚退讓可以訓人臣所不如輒舉自代謹錄  
奏聞

舉韓泰自代狀

棗州

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韓泰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及刺史



授上訖三日內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詞學優  
長才器端實早登科第亦更臺省往因過犯貶  
黜至今十五餘年自領漳州悉心為治官吏懲  
懼不敢為非百姓安寧並得其所臣在潮州之  
日與其州界相接臣之政事遠所不如乞以代  
臣庶為允當謹錄奏聞

慰國哀表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十七日詔書大行皇帝奄  
棄萬國承詔哀惶號踊無地伏惟聖情何可堪

慶大行皇帝功濟寰區仁霑動植奉諱之日率  
土崩心凡在臣子不勝殞裂伏惟陛下痛貫宸  
極聖情難居臣拘守遠郡不獲匍匐奉慰瞻望  
闕庭且悲且戀謹奉表陳慰以聞

與薦張籍狀或有國子監字

登仕郎守秘書省校書郎張籍

右件官學有師法文多古風沈默靜退介然自  
守聲華行實光映儒林臣當司見闕國子監博  
士一貧生徒籍其訓導伏乞天恩特授此官以



彰聖朝崇儒尚德之道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請上尊號表或監字

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

律等士館學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狀或字稱身

雖賤微然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脩

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今天子整齊乾

坤出入神聖或字經營乎無為之業游息乎混

元之宮不謀於廷不戰於野坐收冀部旋定幽

都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閭神鬼受職補

子賈故曰勤陳太微星若昆崙崑崙

不為世莫誰輕重之也○析木天街北嶽

自居十度平南斗也○度為析木屬

常山在安州恒陽在古冀州之域也開周

戰方氏為州其鎮也○今地彌天區界

海外舜之十有二州周之千七百國章玄所步

禹契所書四面輻輳各脩貢職經云禹使大章

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

三千五百里西戎之首北虜之渠恒威愧德失

據狼俱收其種落逃遁遠去來離羊馬千里不



絕功既如此德又如彼或作是非爰初嗣位首去

姦孽隨所顛指應時清寧變或哀天下之鰥寡

釋四海之鬱結左右前後莫匪俊良小大之材

咸盡其用無所誅詰一和以仁由是五穀歲登

百瑞時見六府三事惟序惟歌昔者媯皇殺黑

龍以濟冀州濟冀州積水堯誅九嬰以定下土堯誅九嬰

以方吾君一何遠也堯誅九嬰血兵利五官切刃僅就厥功

堯誅九嬰位七十餘載戒飭咨嗟以致平治孔子之聖

自云三年有成今自嗣位以來歲有餘耳臻此

功德其何捷哉置郵傳命未足以論以非常之

功襲尋常之號以冠古之羨屈守文之名臣子之

誠闕而不奏天號人稱不滿事實斯亦縉紳先

生之過也臣子或謂臣官居師長不言謂何考

其所陳中於義理天人合願不謀而同非臣之

愚所敢隱蔽輒冒死以聞伏乞天恩特允誠志

令公卿大夫得竭心慮取正於經以定大號有



司備禮擇日以頒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某誠惶

誠恐其下六字

舉高顯自代狀一首 尚書兵部

中散大夫守大理少卿驍騎尉高顯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

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學識該達器量弘深

朝惟直道代仰清節顯映班序十五年餘夷險

一致風猷益茂屈居少列未副羣情文昌政本

待即官重尚德之舉顯宜當之乞廼臣所授

強官謗謹錄奏聞謹奏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三十九



李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四十

考異音

表狀

論孔戣致仕狀

戣字

某官某

右臣與孔戣同在南省為官數得相見

或戣

為人守節清苦議論平正今年纔七十筋力耳

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深遠所謂朝之耆

德老成人者臣知戣上疏求致仕故往看戣戣

為臣言已蒙聖主允許伏以陛下優賢尚齒見



戮類上三疏言詞懇到重違其意遂即許之此  
誠陛下仁德之至然如戮輩在朝不過三數人  
實可為國愛惜自古以來及聖朝故事年雖八  
九十但視聽心慮苟未昏錯尚可顧問委以事  
者雖求退罷無不殷勤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  
去以明人君貪賢敬老之道也禮大夫七十而  
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安車禮下或有  
方作致仕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  
禮記作事及氣力尚壯則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

許致事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言老  
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也今戮幸無疾  
疹但以年當致事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  
無傷於義而有貪賢之美况左丞職事亦極清  
簡若戮尚以繁要為辭自可別授秩崇而務少  
者今中外之臣有年過於戮尚未得退戮獨何  
人得遂其願其或然人皆求進戮獨求退亦可  
賢重臣所領官無事不敢請對或字蒙陛下厚  
恩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伏望聖恩特垂察納



舉馬摠自代狀

京兆府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戶部尚

書馬摠

右伏准建中元年五月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近者京尹用人稍輕所以市井之間盜賊未斷郊野之外疲瘵尚多近考至所以十更方鎮皆有功能若以代臣實為至當謹錄奏聞謹奏

賀雨表

臣某言臣聞聖人之德與天地通誠發於中事應於外始聞其語今見其真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頓青天湛然旱氣轉甚陛下憫茲黎庶有事山川中使纔出於九門陰雲已垂於四野龍神效職雷雨應期作雲或嘉穀奮興根葉肥潤抽莖展穗不失時宜人和年豐莫大之慶微臣幸蒙寵任獲覩殊祥慶抃歡呼倍於常品無任踊



躍之至謹奉衣陳賀以聞

賀太陽不虧狀

狀本

司天臺奏今日辰卯間太陽不虧

右司天臺奏今日辰卯間太陽合虧陛下敬畏

天命克已脩身誠發於中災銷於上自卯及巳

當虧不虧及或雖隔陰雲轉更明朗比於常日

不覺有殊天且不違慶孰為大臣官忝京尹親

觀殊祥欣感之誠實倍常品謹奉狀賀以聞

或有

舉張正甫自代狀

尚書兵部日

通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南陽縣開國

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張正甫

右臣蒙恩除尚書兵部侍郎伏準建中元年正

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

件官稟正直之性懷剛毅之姿嫉惡如仇讎見

善若饑渴備更內外灼有名聲年齒雖高氣力

逾勵力或甘貧苦節不愧神明可謂古之老成

朝之碩德以處散地實非所宜乞以代臣以副



公望

袁州申使狀

使司牒州牒

右自今月二日後每奉公牒牒尾故牒字皆為  
謹牒字有異於常初不敢陳論以為錯誤今既  
頻奉文牒前後並同在愈不勝戰懼之至伏乞  
仁恩特令改就常式以安下情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國子監應今新注學官等牒準今年赦文委

子祭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  
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叙不考藝能至今生徒  
不自勸勵伏請非專誦經傳博涉墳史及進士  
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比擬其新受官授或上  
日必加研試然後放行上副聖朝崇儒尚學之  
意具狀牒上吏部仍牒監者謹牒

黃家賊事宜狀

一臣去年貶嶺外刺史其州雖與黃家賊不相  
鄰接然見往來過客并諳知嶺外事人所說至



精至熟以一字或作右或謂方其賊並是夷獠亦無

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都不

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

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

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

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

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

行立陽是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

求賞此下或前時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

立可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

其請自用兵已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

不下一二萬人無下已字今按恐當儻皆

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

邕容兩管因此凋弊殺傷疾患十室九空因或作內

經二字患或作瘥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旻行立相繼

身亡實由自邀功賞造作兵端人神共嫉以致

殃咎自或作身怒陽旻行立事既已往今所用嚴

公素者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規模依前還



請攻討素或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

一昨者併邕容兩管為一道深合事宜或然

邕州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略使若置

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

則不敢輕有侵犯一則易為逐便控制今置在

容州則邕州兵馬必少賊見勢弱易生姦心伏

請移經絡使於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實為

整便

一此者所發諸道去討六馬例皆不詣山川不

伏水土遠鄉羈旅一疫殺傷伏或臣自南來見

說江西所發共四百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數

不滿百名岳鄂所發都三百人其所存者四

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令於邕容側近

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行營人數糧賜

均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習長

有守備不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

二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



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  
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  
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  
虧損朝廷事勢以臣之愚若因改元大慶赦其  
罪戾遣一即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謹  
呼聽命呼仍為擇選有材用威信請嶺南事  
者為經略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有

作其理  
或作置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狀

州進○今按狀云往任袁州刺史

非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

此是狀首標目所論事与前卷賀白龜  
林正同猶今之貼黃及狀眼也

右準律不許典貼良人男女作奴婢驅使臣往  
任袁州刺史日檢青州界內得七百三十一人  
竝是良人男女準律計備折直一時放免責或  
作到  
計上或  
有例字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債



負遂相典貼漸以成風名目雖殊奴婢不別鞭  
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實虧政理袁州至  
小尚有七百餘人天下諸州其數固當不少今  
因大慶伏乞令有司重舉舊章一皆放免仍勒  
長吏意口責如有隱漏必重科懲則四海蒼生  
孰不感荷聖德以前件如前謹具奏聞伏聽勅  
旨

論淮西事宜狀

方至  
狀字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

夏以來圖為今自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  
給勞於或作勞其非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  
給是耗於或作遺于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雖時侵掠小有所得  
力盡筋疲不償其費餉或作飽非是又聞畜馬甚多自  
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  
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  
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  
况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



其破敗可立而待也待下有然所未可知者

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必

勝之師必在速戰或以下必取兵多而戰不速則所

費必廣兩界之間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

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

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

以惑陛下之聽下或笑字陛下持之不堅半途而

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

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然新史作下

事然擬其承繼者一義也今按此為

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

後內外日懋其力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

以天子之威代背叛之國三年乃剋不以連志

在立功不計其所費作背叛傳曰斷而後行思

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諫承

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愚誠

以効禪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縻異鄉



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難便前進便更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處使先不存優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處下有或有指字不下或有撫字皆非是或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問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停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關識深淺既是土人鑿借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若

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乘其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曲辰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却牒歸本軍退據行營所追人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却下人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却下諸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也人利害懸隔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四都數雖多每處則至少又相去闊遠難相應攻所以數被攻



劫致有損傷有至字或今若分為四道每道各置

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或

分字隱可入則四道一時俱發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

相救濟作四或若未可入則深壁向壘以逸待勞

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百姓

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夫

一蔡州士卒為元濟迫脅勢不日已遂與王師

交戰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

傷宜明勅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鬪之際圍

當以盡敵為心若形勢已窮不能為惡者不須

過有殺戮喻以聖德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

代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

來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算所費苟

務因循小不如意即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

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

一勝即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



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愚皆

然也往或臣愚以為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

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

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為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今廉士動心罰

重可令凶人喪魄廉臣然可集事不可愛惜

所費彈於行刑然或

一淄青恒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略同令聞討代

元濟人情必有救助之意賦或然皆聞窮自

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

然為惡亦必不敢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

已來相承為節度使亦微有功效少陽之歿或

非是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

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擬許其承繼令

忽自為狂悖侵掠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

此討伐擬或作後至如淄青恒州范陽等道祖

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

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節下或有制字而元

節字。今按李德裕



世之討洋游正用此策以代其交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即赦元濟不問迴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

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 論變鹽法事宜狀

長慶二年張平叔為戶部侍郎即上疏請官自賣鹽可以富國強兵陳利害十八條厚條詔下其說令公卿詳議公與常處厚條詔之遂不行平叔所陳十八條此可見者十大計能析秋毫氏畏加夏訓平叔後以賊賊窮失信

十萬緡是宜以此為皇南轉又奏置自為吳河如江准推法龜廢而巳至皇南轉又奏置自為朝如江准推法龜廢而巳至皇南轉又奏置自為書法宗命河北能推益戶部侍郎張平叔為平叔所陳利害凡十條公為隨條分析厚利寄凡十條公

### 張平叔所奏鹽法條件

右奉勅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者平叔所上變法條件臣終始詳度恐不可施行各隨本條分析利害如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匹



臣省司準舊例支用自然獲利一倍已上者臣  
令通計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見錢  
糶益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易益商  
利歸於已無物不取或從賒貸升斗約以時熟  
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州縣人吏坐舖自  
糶利不關已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及頭段物恐  
失官利必不敢糶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  
益而食矣求利未得歛怨已多自然坐失益利  
常數所云獲利一倍臣所未見

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糶  
就村糶易不得令百姓闕益者臣以為鄉村遠  
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將益家  
至戶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不  
作計其往來自充糧食不足比來商人或自負  
擔斗石往與百姓博易所冀平價之上利得三  
錢兩錢不比所由為官所使到村之後必索百  
姓供應所利至少為弊則多此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廟堂宰相充使臣



以為若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若不可行雖  
宰相為使無益也下若字或作今或有又宰相  
著所以臨察百司考其殿最或无者二字或若自  
為使縱有敗闕遣誰舉之此又不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法行之後停減鹽司所由糧課  
年可收錢十萬貫別是一條當有今按此臣以  
為變法之後弊隨事生尚恐不登常數安得更  
望贏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尹料

錢百千司錄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  
觀察及諸州刺史縣令錄事參軍多至每月五  
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計此用錢已多其  
餘官典及巡察手力所由等糧課仍不在此數  
通計所給每歲不下十萬貫未見其利所費已  
廣平叔又云停鹽司諸色所由糧課約每歲合  
減得十萬貫錢或无字今臣計其新法亦用十  
萬不啻減得十萬却用十萬所亡所得一無贏  
餘也平叔又請以糶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



多者遷轉不拘常例如闕課利依條科責者刺  
史縣令職在分憂今惟以鹽利多少為之升黜  
不復考其治行非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  
也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里  
每斤價加收二文以充脚價量地遠近險易加  
至六文脚價不足官與出名為每斤三十文其  
實已三十六文也也上今鹽價京師每斤四  
十諸州則不登此變法之後祇校數文於百姓

亦有厚利也脚價用五文者官與出二文

飛或作每用十文者官與出四文是鹽一斤官

一或作三糴得錢名為三十其實斤多得二十八少得二

十六文折長補短每斤收錢不過二十六七

百姓折長補短每斤用錢三十四則是公私之間

每斤常失七八文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官家

積數至多不可處算以此言之不為有益乎

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併召車牛般鹽送納都

倉不得令有關絕者州縣和雇車牛百姓必無



情願事須差配然付脚錢百姓將車載鹽所由  
先皆無檢齊集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監請受  
又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戶皆被停留輸納之時  
人事又別凡是和雇無不皆然百姓寧為私家  
載物取錢五文不為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或  
字不和雇則無可載盐和雇則害及百姓此  
又不可也

一件平叔稱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糧課一歲尚  
得十萬貫文尚或計今又稱既有巡院請量關

留官吏於倉場勾當要害守捉少置人數優  
糧料嚴加把捉如有漏失私糶等並準條處分  
者平叔所管鹽務所由人數有幾量留之外收  
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此又不近理也此來  
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尚有漏失私糶之弊今又  
減置人數謂能私鹽斷絕此又於理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  
恐不足謂一年已來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數倍  
於多者此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若一歲



頓闕課利為害已深雖云明年校多豈可懸保  
此又非公私蓄積尚少之時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凌猾者轉富士著守業者  
日貧若官自糶益不貴賤貧富士農工商道  
士僧尼并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  
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  
糶益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官  
未自糶益之時從來糶益而食不待官自糶然  
後食益也糶字上或有平字。今校前文勢起若官

不自糶益此色人等不糶益而食官自糶益即  
糶而食之則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糶與不  
自糶皆常糶益而食則今官自糶亦無利也所  
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  
國家權益糶與商人商人納推糶與百姓作國  
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  
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為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匹直錢三千今  
絹一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價及



至收穫悉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若官中  
糶鹽一家五口所食鹽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  
不勞驅遣則必無舉債逃亡之患者率債或臣  
以為百姓困弊不皆為鹽價貴也今官自糶鹽  
與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所校無多通計一  
家五口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以十錢為率  
一月常用錢三百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月率  
當十斤三百是國作三百六十足云或云六十  
字恐羨非蓋每斤已當三十六文月  
糶平叔所穴鹽價一斤止三十文據公通計

加購費多者一月賣至三十文但云取費  
者自不及此難預計也故此上文但云取費  
十錢為率則一月安得用三百六十字其  
字當依或說剛去足改作是而屬下句為當  
新法實價與舊每斤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  
口之家以平叔所約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  
一錢月校三十不滿五口之家所校更少然則  
彼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散也初定稅時  
一匹縮三千今只八百假如特變鹽法縮價亦  
未肯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日得一錢之利豈  
能便免作債收穫之時不被徵索輸官稅後有



贏餘也以臣所見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擾之  
自然漸校不在變鹽法也今緡一匹八百百姓  
尚多寒無衣者若使匹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  
衆多况緡之貴賤皆不緣鹽法以此言之鹽法  
未要變也

一件平叔云每州糶鹽不少長吏或有不親公  
事所由浮詞云當界無人糶鹽臣即請差清強  
巡官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  
四季輸納鹽價口多糶少及鹽價遲違請停觀

察使見任改散慢官其刺史已下貶與上佐其  
餘官貶遠處者平叔本請官自糶鹽以寬百姓  
令其蘇息免更流亡今今責其戶口團保給鹽令  
其隨季輸納鹽價所謂擾而困之前意也百姓  
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  
鹽一無依時徵價辦與不辦並須納錢遲違及  
違條件觀察使已下各加罪謹一本謹作於字  
苟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  
姓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蓋納官後不得輒於諸軍

諸使覓職掌把錢捉店看守莊礎世本日登磨也

作之切以求影庇請令所在官吏嚴加訪察

訪防如有違犯應有資財並令納官仍牒送府

縣充所由者臣以為監商納推為官糶蓋子父

相承坐受厚利比百姓實則校優則自今既奪

其業又禁不得求覓職事及為人把錢捉店看

守莊礎不知其罪其一作可一朝窮蹙之也若必行

此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或收市重寶逃入反

集之地以資寇盜此又不可不慮也

一件平叔云叔下疑當有云字或行此策後兩

市軍人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詆請令所

由切加收捉如獲頭首所在決殺連狀聚眾人

等各決脊杖二十檢責軍司軍戶蓋如有隱漏

並準府縣例科決并賞所由告人者此一件若

果行之不惟大失人心兼亦驚動遠近不知糶

監所獲幾何而害人盡政其弊實甚

以前件狀奉今月九日勅令臣等各陳利害者



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四十終

